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柑橘香与煤油味

周毓之

有天早晨醒来,我发现自己在想念一个小女孩。小小的身体,肩胛骨尖尖地耸起,拖着一条编得不怎么高明的小辫子,淡白色的眉毛,用尖细的小嗓门唱着大人的情歌,鼻子潮潮的……她是谁呢?

她是谁呢?我吃完一个柑橘,用肥皂洗被染黄了的双手。双手搓出雪白的泡沫,黄色没有了,但清甜的柑橘香还在……一个相似又如此不同的场景浮现在我眼前:“然后她到下面的河岸上去,与父亲一起洗手,用夹杂着小漂石的沙子擦双手,于是小手掌里响起了窸窣声,双手也就变白了。”但是,那双手散发的不是柑橘的清香,而是一种很特殊的气味。不仅是她的双手,还有她的小衣服,她和父亲居住的小木屋……

煤油味!盖尔卡!

我怎么会把她忘了呢?就像是把童年时最要好的小伙伴忘了——生命里最珍贵、最美好、最柔软的那个部分,怎么会弄丢了呢?

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短篇小说《女歌手》,是我和不少同事、学生都特别喜欢的作品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里有一段名言,大意是说,从童年时代保留下来的美好而神圣的回忆,或许正是最好的教育,只要有一段这样的回忆在心中,就可以使我们终生得救。

我想人们是否有一种误解,以为这样的回忆必然来自现实生活。其实文学作品完全可以和现实生活一样,对我们的人生起到救赎性的作用。比如简·爱这样一个地位卑微、身材瘦小、容貌普通的女孩,在我的少女时代,就给过我当时所能有的关于女性独立自尊的最好教育。她那段为人们熟知的关于平等的宣言,是许多女性生命中“美好而神圣”的具有召唤意义的声音。

回到《女歌手》。盖尔卡是一个童年丧母的小女孩,跟做航标工的父亲一起蛰居在远离人烟的河流旁的小木屋里。她没有小女伴,也没有儿童游戏。但她生活在不自觉的一种游戏里,即扮演一位航标工。她学着死去的母亲,全过程参与父亲的工作,还尽力照顾父亲的生活,比如这段:“又忘带火柴了吧?!”盖尔卡板下了脸,并从旧棉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盒硫黄火柴,“拿去吧!你真是一点记性也没有!”她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言行、说话方式与她的年龄形成的反差萌,而她的坚韧与懂事,正是在这样的反差萌中显现出来,让人心疼,也让人倍觉可爱。

小说虽然以第三人称叙述,但有些内容,纯粹是以盖尔卡的视角呈现给读者的。比如我与学生都很喜欢的关于山谷里的老爷爷的那段想象。就像盖尔卡突然从扮演的航标工回到本真状态,让我们跟着她看,跟着她想——壮丽的风景、大自然的神奇与儿童天真无羁的想象融为一体,如此合理。“傍晚是一位温和的、长着大胡子的和沉默寡言的老爷爷。他正在山背后抽烟斗,因此那边的天空是红彤彤的。”而河面上逐渐爬满一道道轻柔的雾带,则是老爷爷用峡谷当鼻孔在呼吸。忧伤的叙事里,突然插入了一个小小的美好童话,给这篇小说增加了暖色调和童趣,还有浓郁的抒情意味。

而父亲的形象,我们只需看一个细节:“到了,到了。睡吧,女歌手。”父亲说着把她更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,她则把细小而又香甜的暖气呼向他的胸脯,他真想说:“你是我的小心肝,你是我的小宝贝,没有你,我会怎么样呢?……”但是,正如一切保守而沉默的父亲,他不会把这句话说出来的,只是更紧地把女儿贴在自己身上,似乎要把她融化到自己的身体里,用厚实的胸膛永远庇护她——这细小而香甜的生命。有这样一位父亲,即使失去了母亲,即使远离人烟,盖尔卡依然有一个暖暖的童年,有一个不会迷失的未来。

小说一直以抒情诗的节奏舒缓地忧伤地吟唱,结尾处却以“她就是在那儿——在航标工的小木屋里长大的”,轻轻带过二十年。此时的盖尔卡,在一个大机关里当绘图员,她淡然而沉静,一出神就会轻轻地、忧伤地唱起那些老情歌,她童年时唱给自己,唱给父亲的那些歌。傍晚时分,她会走到堤岸上去,凝望河流,凝望自动闪光的航标,似乎在等待什么……我想象着落日余晖中她纤长美丽的背影,散发着忧郁的气息——除了这个样子,盖尔卡还能是什么样子?

我曾经带学生一起轻声朗读上面这些段落,少年青春明亮的声音慢慢盖过了我忧伤低沉的声音,教室里,似乎也弥漫着某种特殊的好闻的煤油味。这,也成为我们生命中共同的美好而神圣的回忆。

带着这样的回忆,我那些已经长大了的,甚至也到了中年的学生,又成了什么样子呢?我也等待着,盼望着,如此长久,而又富有耐心。

●网络新词语

琵琶曲

刘玉杰

“琵琶曲”是近期全网爆火的一支古风DJ混音版背景音乐,和白居易的经典诗作《琵琶行》没有关联。这首曲子的原版是古风抒情歌曲《琵琶曲》,经过重新改编后,节奏变得强劲,卡点属性拉满,和各种画风的适配度极高,自然而然就成了二创圈的核心热门素材。

网友们发现,这首曲子几乎能适配所有类型的舞蹈视频,实现精准卡点,自带百搭属性。于是,它彻底成了近期全网热度居高不下的背景音乐。

启事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

投稿邮箱:jwbfkb@163.com

云说家风

修性知止

张建云

《中庸》说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之谓道,修道之谓教。”

什么是“性”?万物与生俱来的能力、作用,就是性。这是万物本有的,无需外求。古人把这些都归于天,所以叫“天命之谓性”。

这种天性需要我们珍惜、爱护和管理,不能将其扼杀,也不能任其放纵。这就叫“率性谓之道”。这里的率有直率、率真之意,还有率领的意思。很多人把这句经典解读为“顺着本性行事叫做道”。这是不对的。顺着傲慢、妒忌、暴怒、懒惰、贪婪等恶性,这是任性。只有管理性子、克制冲动,率领、引导自己的天性向好的方面发展,才为率性。

率性,就是修道。修道,就是对自己修性。所谓“修道谓之教”的“教”,不是教育别人,而是教育自己。修道,说到底就是修性。性该怎样修呢?——修筑、修正、修理、休息。

修筑,是固本培元、增强实力;修正,是时常反省,克己思过;修理,是对自己开展批评,毫不留情;休息,是会调理、顺自然,充沛精力、养精蓄锐。

修筑、修正、修理说的是修行,休息说的是休止。人生既要知行,也要知止。不然,没有远方,没有未来,更没有大道。应该如何休止呢?

北宋著名学者黄庭坚道出了四种休止的本真:“粗茶淡饭饱即休,被破遮寒暖即休,三平二满过即休,不贪不妒老即休。”(《四休居士诗序》)大意是:不要生出太多渴望,粗茶淡饭是健康的最好搭配。天冷知道加衣被,不必在意衣被的贵贱。“三平二满”是什么?衣、食、住平平常常,满足于已有的名和位,这便是安闲、不可多得的生活。少点贪欲,少点嫉妒,保持晚节,清心寡淡,是一个人即将步入老年最合理的回报。

修性知止,亦是家风。家人之间互相提醒克制私欲、知足安分,不贪求、不嗔妒。以自省修身的本分传于后辈,懂得固本养静,守好本心,便是留给家人最长久的滋养。

肝胆篇

『己欲』与『施人』

胡建新

《论语》中有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话: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”孔子这种尊重他人内心感受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境界,委实令人敬佩。但庄子说过的“鲁侯养鸟”的故事,让我们看到了待人处事的另一种境界。

故事说,鲁国飞来一只海鸟,鲁侯非常喜欢,于是为它举行国宴,用鼎上菜,用编钟奏乐,结果把鸟吓死了。庄子对此感叹道:“此以己养养鸟也,非以鸟养养鸟也。”在庄子看来,作为鸟,该到大自然里去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而不是用钟鸣鼎食伺候它。由此,可以看到庄子对孔子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的进一步发挥:己所甚欲,亦勿施于人——纵然是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,也不要强加给别人。

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,一直被称作道德金律。每个人、每种文化、每种生活方式,都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主体。尊重他人,不是将对方纳入自己的理想框架,而是承认并守护其业已存在的价值差异。道德的完善不仅需要倡导“不做坏事”,还应当防止“好心没做好事”。即便出于善意,也要防止自我中心的随意投射。当“己所欲”乃至“己所甚欲”与他人所欲发生冲突时,就需要学会自处,在表达“善意”时保持清醒,在准备“给予”时保持谦卑,在高度“喜爱”时保持克制。

如果说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划定了人际交往的底线——不把自己厌恶的东西强加于人,那么“己所甚欲,亦勿施于人”则直指人性中更为深切的执念——人们往往能够摒弃伤害他人的恶意,却常常难以放下“为了他好”的善意。鲁侯爱鸟,显然没有恶意,其倾尽所能给海鸟以最好的待遇,却因这份“善意”违背了海鸟的天性,最终酿成悲剧。现实中,鲁侯爱鸟式的“善意”也时常显现:父母用自己认定的成功标准规划子女人生,将自己未竟的梦想强加于孩子;朋友以自己的厌恶喜好为他人擅做决定,还美其名曰“真心为你”……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,但却忽略了他人的真实需求。

万物皆有天性,尊重天性才是真正的善待和喜爱。牡丹爱阳,兰花喜阴,胡杨耐干,水杉好湿,倘若打乱其天性,等于扼杀其生命。海鸟有海鸟的自在,麒麟有麒麟的庄严,各人有各人的追求,既不可一概而论,更不能强求一律。真正的尊重与喜爱,不是用自己的标准框定万物,而是善待万物天性,让万物各得其所、各享其好。只有放下以己度人的执念、收起自以为是的善意,待人处事不强求,谈是论非不越界,才能让每个人在宽松和谐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生活。